



## 犹忆那缕腊味香

□黄红英

新春的风带着寒意迎面而来，走在街巷，时不时能看到一些人家的窗前，晾晒着条条的腊肉，挂挂的腊肠。往后几日，板鸭、腊排骨也次第添上。寒风穿巷而过，一缕若有若无的咸香，总轻轻拂过鼻尖。每次看到那些腊味，恍惚间，又看见父亲从灶膛里铲出炭火，架起火盆，黑色的木炭在火盆里不时发出噼啪声响。在氤氲的烟火中，那抹身影熟练地抬手，挂起了腊肉，阵阵的腊肉香盈满童年的岁月。

儿时家境清寒，全靠父亲一人挣钱养家，买肉还要凭肉票，腊肉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。父亲常笑着说：“有新鲜肉吃，就已是福气了。”日子在粗茶淡饭里缓缓淌过，待到我上中学时，改革开放已有七八个年头，家里的经济也有所好转，肉票成了泛黄的记忆，家里的饭桌上，终于多了肉香。吃肉不再是过年专有的福利。

从那以后，每年冬至一过，父亲便开始忙碌起来。他总会选一块肥瘦相间的腿肉买回家，放在案板上，用刀划成数个“井”字，皮却是连着不断。母亲拿出早就用酒瓶碾得细碎的食盐，细细涂抹在肉上，然后放进陶制的大钵头里，再撒上切碎的生姜、拍扁的八角茴香。接着，父亲又倒上半瓶自家酿的红酒，

暗红的酒液浸润着肉块。接下来的十几天，母亲每天都要翻动肉块，有时，还会在一旁念叨：“勤翻着，才能咸香入味。”那时的我，总爱在钵头边打转，眼巴巴盼着腊肉快点做好。

腌好的肉被父亲用麻绳穿起，拿铁钩吊在檐下。白天，冬日的暖阳和风，把肉里的水分慢慢吹干；夜里一得空，父亲便在厨房生起炭火盆。炭火噼啪作响，暖意裹着肉香漫遍全屋。腊肉在火盆上滋滋冒油，油珠不时滴落进炭火盆里，“嗤”的一声，腾起一阵带着焦香的油烟。我们几姐弟围着火盆烤火，父亲坐在一旁，细问我们的学业，还不时起身调整腊肉的位置。阵阵肉香袭来，馋得我们姐弟几个直想流口水。趁父亲不注意，我会偷偷撕下一小片瘦肉，塞进嘴里，咸香醇厚，越嚼越有滋味，那口感，比如今的烤肉还要勾人。父亲其实早已知晓，却不斥责，只温柔叮嘱：“腊肉很咸，要配着饭吃才好。”

经过半个多月烟熏日晒，腊肉变得油亮深红，瘦肉紧实，肥肉透亮。父亲又找来干净的油纸，把腊肉裹好，继续吊在火盆边慢慢熏烤。距离春节尚有几日时，父亲便会叫母亲切上一盘腊肉，配上鲜嫩的冬笋或是胡萝卜、香菇，下锅快炒。腊肉的咸香裹挟着

笋的清甜、菇的鲜香，一上桌，满屋子都是诱人的味道。平时饭量不大的我，总能多扒半碗米饭。

随着日子渐渐富足，父亲的手艺也越发多样。腊肠灌得紧实，腊排骨腌得入味，或炒或蒸，都是让人忘不了的美味。每到春节，腊味必然是饭桌上常见的一道家常菜，一家人围坐桌前，腊香盈口，笑语满堂，那是最浓的年味。

后来，父亲走了，那盆炭火，那抹腊香，便再也没有了。这些年，我吃过不少人家的腊味，味道各有千秋，却始终找不回记忆里的滋味。

春已到，年味愈来愈浓。仰头，又望见小巷人家的阳台或楼顶上，一条条腊味泛着诱人的焦黄。小巷里，也有一些人家，正用茶子壳熏制腊肉，烟熏的肉香随风散在巷子的每个角落。曾经守着火盆烤腊肉的日子不时浮现于眼前，那些藏在腊香里的父爱，都化作了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，却永远妥帖地藏在心底，成为岁月里最温柔的念想。



扫一扫，听一听



## 新春门贴大红『福』

□聂炳福

临近过年，街面上卖年货的小店特别热闹，红灯笼、红对联、大红中国结、红“双喜”、红“福”字，目之所及，红得如火如荼，营造出年的浓烈氛围。民间传承下来的习俗，过年在自家大门上方的正中位置贴个大红“福”字，在大厅正墙上挂个大红“福”字，表示福到、迎福、纳福、福星高照、福气满堂。福是吉祥、幸运的象征，谁都想在新的一年里，好事多多，惊喜连连，让所有的愿望梦想成真。

“福”字拆分开，一边是个“示”字，另一边是“一、口、田”。这“示”(qí读其)字，原意是管理地上的人鬼之神。老祖宗在造字时，对“福”的理解极为简单：祈佑神灵保护，人人都有良田，能种食物，能吃上一口饭。在远古社会，老百姓有田种有饭吃，就是最幸福的事。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，老百姓虽有田种，有饭吃，但田属于奴隶主或地主老财所有，种田是帮别人种，他们心中的愿望是，能有属于自己的田，自己耕种养活自己和家人，这就是幸福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社会制度的变更及社会的文明进步，人们对“福”字的理解，早已突破“温饱吃喝”这个底线，向高层次飞跃。对于幸福的定义，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理解，答案自然也就不尽相同。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这是存留在人们心里永恒不变的“福”。

过年贴“福”字，这是喜庆的象征，图个热闹，图个氛围，皆大欢喜。但有些人贴“福”字，喜欢倒着贴，以为倒着贴就是“到福”，我个人认为“福”字还是正贴为好。有福气的人都是坐得端行得正，端端正正的福分享受起来就稳稳当当。如果把“福”字倒着贴，似乎有把自家的福气往外倒的意思。当然，这种观点未必正确，不必强求。

“福”字正贴反贴是个人喜好，但“福气”不是贴出来的，是靠勤劳、节俭、奋斗养成的。有道是“勤劳是福”，要想致富，你必须具备吃苦耐劳、拼搏奋斗精神，要想有才气，你必须努力学习、刻苦钻研，勇于攀登别人认为登不上的高峰。“福气”，无论是靠体力或智力赚来的，只要不是投机取巧而得的，这种“福气”都是令人钦佩敬畏的。“福气福气”，我认为福是奋斗成功的结果，气是奋斗过程中的一种精神，努力奋斗就会成功，你就是个很有福气的人。

“福”字贴在马年的大门上，就让人产生“跃马扬蹄”的感觉。你想想，一匹威风凛凛、浑身福气的奔马给你当门卫、当保镖，只许吉事好人入门，一切龌龊污秽的东西被堵在门外，这个“福”字，就成了福佑平安。一家人没病没灾，平平安安，岂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

一个“福”字，还会让人想到当今的好日子，幸福的生活。有学上、有饭吃、有事做，住有房、行有车、购有物，闲时可游山玩水，可登高远足，可喝茶聊天，可刷刷视频，逛逛公园，徒步健身，这些都是和平年代给予的幸福。没有一个好时代，哪来的幸福？要学会珍惜，懂得珍惜，千万别“身在福中不知福”呀！

## “莓”好回忆

□林雪莲

春已渐深，窗外的枝头绽着新绿。整理旧物时翻出一张照片——竹编小篮里，红宝石般的草莓叠得整整齐齐，果霜还依稀可见。记忆忽然被拽回那个深冬的周末，空气清冷，而秀水草莓刚刚上市。

那时街头水果摊上，竹篮里的草莓还带着田野的讯息。一颗颗红得那般的有层次；熟透处是沉静的绛紫，背阴面晕着少女颊边似的胭脂粉，薄薄一层果霜覆着，指尖轻触，凉意便拂着清冽的香沁入肌肤。我拿起一颗咬下，香气从鼻尖漫到喉头——不浓烈，却悠长得让人恍惚，仿佛霎时置身晨露未晞的草莓园，微风里满是熟透的甜。

那香气引着我去了小镇。路旁的田地一直延伸到山边，溪水还静静地流着。几十座塑料大棚如白蘑菇般散落田间，蔚为壮观。记得遇见一群游人，导游的声音清脆：“这些大棚承包给村民种草莓……这里冬暖夏凉，霜期短，昼夜温差大，草莓格外香甜。”

深冬的大棚里却是另一个世界。绿油油的枝叶下，红艳艳的果实如宝石缀满，甜香扑面而来，瞬间融化了所有严寒。两层薄膜、粗大的不锈钢柱，围出一方温暖的春天。农户们用紫云英、农家肥守护着土壤，与水稻轮作，以水调节土地——那份对自然的敬畏，让每一颗草莓都带着纯净的底色。

我俯身细看，短圆锥形的果实饱满端正，红得透亮。枫香草莓清雅，牛奶草莓醇厚，两种香气在空气里交织。游人的笑语萦绕耳边：“每年冬天都惦记着这里的草莓。”“味道果然名不虚传。”“拍照也好看，已推荐给朋友了。”那时我也提着满篮的丰收，心里装满了甜。

整个冬天，草莓的香便漫进了我的日子。切片拌入酸奶，红白相映如画；捣碎成酱涂上面包，便是朴素的盛宴；或制成冰沙，任果香与凉意唤醒倦怠的味蕾。春节团圆饭后，那竹篮里的红艳与金桔、糖果相伴，成了记忆中一抹温暖的甜蜜变奏。

如今春日融融，草莓季应已近尾声。但那个冬天里的热闹景象犹在眼前——昔日宁静的小镇因这红润的果实而生机勃勃，大棚里的温暖托起了村民们的“莓”好日子。这份冬日里的甜蜜产业，不仅甜了游人的舌尖，也甜了小镇的春天。照片静静躺在掌心，我仿佛又嗅到了那穿越季节的、清冽而持久的甜香。

## 回家过年

□柯子爱

马年将至，“马上回家”成了华夏儿女心中最热切的祈愿。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，这句朴素的话语背后，是千年不变的文化根脉与情感皈依。年，是团圆最极致的仪式，是几亿人同一时刻朝向故乡的深情奔赴。对海外游子而言，家更是跨越山海也无法割断的脐带，是走得再远、飞得再高也必然回望的灯塔。

同事徐先生一家，便是这万千归心故事中的一帧缩影。兄弟姐妹五人，四人散居海外，事业各有建树。今年，他们竟奇迹般地约齐，从欧洲、美洲的繁忙中抽身，齐聚闽北。他大哥从比利时飞行十多个小时，落脚在祖宅翻新而成的“景德精舍”。他说，这里如今虽常作侨胞活动之用，却永远是兄弟姐妹们心中“航船永久停泊的码头”。“回家的路，是从陌生到熟悉的切换，更是从思念到团圆的奔赴。”在异国，他早已习惯刀叉与西餐，但梦里萦绕的，仍是故乡扁肉的鲜香、糍粑的糯甜；口中能流利使用他国语言，梦中呢喃的却永远是儿时的乡音。

徐姐姐的归途更为漫长。她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经营事业，回乡需先飞葡萄牙里斯本，再转杭州，航程近二十小时，几乎绕行地球半周。路途虽遥，她却说：“心里没有家，骨髓里没有国，事业是做不好的。”这份底气，亦源于身后日新月异祖国。如今，广州、上海、杭州等地，皆有为海外游子贴心服务的航站楼；昔日天堑，早已化为通途。对比之下，我不禁想起数十年前自己的归家路：绿皮火车摇晃终日，又遇大雪封山，两百公里路程，在透风的汽车站内苦等，在泥泞的陡坡上推车，竟也走了二十多小时。而今，同样路程，已是高速直达，一杯茶、一脚油门的工夫。国家发展的巨力，实实在在地缩短了游子与故乡的时空距离。

然而，并非所有归途都这般顺遂。小侄女远嫁多伦多，仅有一周假期返乡探望九十多岁的长辈。启程日遇暴雪，航班连环延误，行李误送，最终假期耗尽于中转途中，未能与亲人见上一面。她的故事道出了许多普通海外打工者的无奈：回家过年，除却一腔乡情，还需时间、金钱

与运气的多重成全。

年前，我参与策划了一场侨乡写春联活动，恰设在徐家祖宅。红纸铺展，墨香氤氲，一幅幅春联福字在书法家笔下化作温暖的祝福。南平市书协陈主席感慨，自己女儿亦在海外，此次以侨眷身份送福，别有一番深意。徐家三代扎根海外，枝叶遍及巴西、比利时、葡萄牙，人口已逾二百。徐姐姐说，今年家族中人大都回来了。这场相聚，不仅是亲情的团圆，更是一场跨越重洋的文化寻根。

大哥提及，飞机降落浦东机场那一刻，心便彻底踏实。“像是回到了母亲的怀抱，反而不急着想赶路了。”他与老友驾车缓行于江南，看风景，访旧识，让归乡的喜悦在舒展的节奏中慢慢发酵。这种从容，或许正是新时代归途的新注脚：路不再艰险，团圆便不只是终点，更成了可品味的过程。

时代奔流，回家的路从“风雪夜归人”的艰辛，变为“天涯若比邻”的便捷。然而，当路途的坎坷褪去，那份“近乡情更怯”的浓烈期盼，是否也随之稀释？如今常有“回家吃顿饭便返程”的情形，团圆仿佛成了日程表上的一项。便捷或许消解了过程的重量，但深植于血脉中的召唤，从未改变。形式或有流转，内核永恒如初——那是对同一盏灯火的凝望，是对同一桌饭菜的执念。

万里归乡，终抵故土。此心安处，即是吾家。愿所有漂泊的身影，都能在马年春节抵达温暖的港湾；愿所有跨越山海的家国情，都能化为建设故园的热忱。无论身在何方，侨心永向祖国，家人永远团圆。马年快乐，回家过年。

新春专版



闽北日报（宣）